

杜十娘
沉百寶箱

何
陳之
字
以
佈



傳
上
流通

通



杜工部集

卷之四

杜十娘怒沉百寶箱

何陳 遲寧 改編

杜十娘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」的故事，見於「今古奇觀」。它寫明代名妓杜十娘墮心機，贖身從良，不料在南歸途中，「良人」李甲忘恩負義，把十娘轉賣。杜十娘絕望之下，懷寶投江。它寫出了舊社會婦女爭取自由幸福的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，暴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。

這個評劇本子，根據舊本作了較大的加工。曾獲得天津市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的劇本獎。

杜十娘怒沉百寶箱

何 遲、陳元寧改編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施州道大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1/8 字數43,000

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四次印刷

印數8,431—23,650

統一書號：T11972·42

定 價：0.25元

關於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」的改編（代序）

一 改編的依據

妓院是黑暗社會裏最黑暗的一個角落；妓女是痛苦生活裏最痛苦的一種人。明代「名妓」杜十娘在黑暗和痛苦中，一直夢想着能過上一種「人」的生活。她期待了很久，終於愛上了當時也愛着她的官僚地主之子——李甲。她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二線光明，在苦難中發現了一點幸福；她把他們當做知己，當做終身的寄托，她全身心地、絕對忠誠地熱愛着他。因此就更加堅定了她鬥爭的勇氣和決心。她用純潔的情感溫暖着他，鼓勵着他，用私藏的體己支持着他；由於她的堅定勇敢，贖身的鬥爭成功了！她驕傲地脫離了無比黑暗和苦痛的人間地獄，她所夢想的「人」的生活將要成為事實了！就在這時候，卑鄙的李甲却爲了個人的利益，而向舊禮教屈膝；他叛變了愛情，把杜十娘可恥地出賣了！於是，她又被拋進無比的黑暗和痛苦中。她的夢想徹底地、悲慘地破滅了！就這樣，她終於被封建社會所殺害了！一條美麗的生命被吞噬了！一個善良的靈魂被毀滅了！這就是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」的主題，是這個戲所要告訴觀眾的內容，也是改編這個戲的指導思想。

我們是以評劇的流行演出本爲基礎來進行改編的。流行劇本有符合上述思想的一方面，也有違背上述思想的一方面。這兩方面是羈在一起的。因此必須對舊本下一番抉剔刪除和增益發展的工夫。改編的過程是我們思想逐漸明確的過程，也是「推陳出新」的過程。現在看來，新本的對白、

唱詞、人物、結構比舊本雖有很大的不同了，但卻沒有脫離原來的基礎。新本是由舊本發展而來的。

二 情節上的變動

全劇情節上，新本比舊本有這樣幾點較大的變動：

舊本第一場是杜十娘先登場，新本改由李甲先登場了，這樣不僅可以使觀眾一開始就能了解李甲的內心矛盾，而且可以使他再上場時更自然、更合理。並便於全劇情節的展開。

新本在杜十娘決心投河以前，增加了「梳妝」一段情節。為什麼增加這段情節呢？我們認為杜十娘告別人世前，作最後的一次梳妝，這對刻劃十娘當時的心理狀態是非常恰當的，既合乎生活的真實，也符合劇情的需要。「今古奇觀」卷一第五回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」中原也有這麼一段描寫：

「……時已四更，十娘即起身梳洗道：『今日之妝乃迎新送舊，非比尋常。』於是脂粉香澤，用意修飾，花鈿綉襖，極其華麗。裝束已完，天色已明。……」

河北梆子杜十娘中也有這段情節，而評劇中沒有，不能不說是個缺欠；因此就添寫了上去。

舊本中有十娘死後的鬼魂向柳遇春「報恩贈寶」和向孫富「報仇活捉」兩場戲，這兩場戲雖多少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願望，但十娘死後，劇本所要告訴觀眾的已經說完了，十娘的性格刻劃已經完成了，沒有再發展下去的必要，並且副作用很大，因此全刪了去。

除了這些，人物的上下場及其他小的情節，也還有若干變動，就不一一說明了。

三 妓院氣氛的淨化

劇本中所要表現的，不是要表現封建統治時代的那種悲慘的妓院生活，更不能表現那種庸俗的東西，因為這些東西對於表現和加深主題思想不但無利而且有害。因此，舊本中一些對妓院生活無批判的描寫就必須予以刪改。

舊本中原有「茶壺」王有武一人。這類人物寫到劇本裏就破壞了劇本，因此我們用一個純潔的女孩子——五兒代替了他。有人懷疑是否在舊妓院實際生活中有這樣的女孩子作十娘的侍女，我想這種細節是無關大體的。

舊本中徐素素謝月朗的傾向性十分曖昧，上場時說：「天天花燭夜，日日換新郎。」似乎她們在妓院裏生活得還很愉快。杜十娘同她們分手以後，她們竟說出：「你看人家從良走啦！你也跟我走，上哈爾濱吧！」這幾句話我想可能是台上演員向台下說的，（見北方出版社「評戲大觀」第一集七十四頁二行）以這種態度描寫妓女自然是非常錯誤的，這在新本中都刪改了。

舊本中原有開方子、灌米湯以及「身為秦樓妓女，心懷良門之意」之類的詞句不少。這類詞句內容庸俗，也都刪改了。

四 保留了好的唱腔

舊本對杜十娘這一人物刻劃得較好，因此新本中對她改動得也就不多。但舊本中描寫她所用的



語言，仍給人以「妓女」的印象，這就損害了對杜十娘性格的描寫。因此對於她的語言必須下一番豐富、精鍊、甄別和淨化的工夫。同時她是劇本的中心人物，是劇中主要的歌唱者，她的許多唱腔是觀衆所熟悉的；如果改本改變了這些唱腔，那麼演員和觀衆都不會批准。比如演出京劇空城計時，要是觀衆聽不到「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」的話，那怎麼行呢！因此新本中就把「聞聽此言氣悶悶」「三更三點夜靜更深」「聞聽此言大吃一驚」等唱詞都保留下來了。

舊本的音樂高潮在「活捉孫富」一場。新本中「活捉」雖取消了，但「罵孫富，狠心賊」這段唱却保留在「拋寶」一場中。舊本是杜十娘鬼魂唱的，新本是杜十娘在世時唱的；舊本雖表現了一些復仇的情緒，但發揮的很不够；新本在原有基礎上加以發展，感情充沛地表現了杜十娘對惡勢力憤怒。這段唱詞舊本二十六句，新本四十句。

五 關於李甲

新本中的李甲比舊本中的李甲，有了很大變動。李甲是迫害杜十娘的當事人，是被否定的人物，這一點新舊本是相同的。但劇中解釋李甲爲什麼迫害杜十娘的理由却有所不同。舊本不適當強調了李甲的貪財，而新本則描寫了李甲出賣杜十娘的社會原因，着重刻劃了他的內心矛盾。由於對人物認識的不同，對他內心狀態的描寫也就不同了。那麼李甲到底應是怎樣的人呢？

「……那十娘久有隨我出院南去之意，怎奈聞聽父親在家惱我在京不求上進，我既不敢應了十娘婚姻之事，又不敢回家去見父親……」這是李甲正熱愛十娘時的內心矛盾，這種矛盾是怎樣產生

的呢？這個矛盾是封建的社會制度所形成的。

封建社會的家長們處理他們子女的婚姻問題是強迫包辦，封建社會的婚姻要求雙方是「門當戶對」。這個「當」與「對」的主要內容，其實就是財產多少和社會地位的高低，也就是雙方「富與貴」的程度如何。同時，這也就是「父母之命」「媒妁之言」的「命」與「言」的物質根據。

李甲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既「富」且「貴」的家庭裏的「公子」，他父親是浙江的「布政」。布政老爺所希望於他兒子的是什麼呢？當然是希望能同他一樣，將來也能「高官得作」才好。而作官以前必須先去求取「功名」，所以就給李甲一千兩銀子，叫李甲進京坐「監」（國子監），當太學生。而李甲不但沒有坐上「監」，反而愛上了一個「下賤的妓女」，把一千兩銀子也花光了。這在布政老爺看來，自然是「大逆不道」的事，焉有不發雷霆之怒的道理！

但李甲當時是愛杜十娘的。一位布政的少爺，有可能愛上一個妓女嗎？有可能的，可能性在於李甲雖是布政之子，出身於剝削階級，但他在婚姻問題上却是受壓迫的。同時，李甲還只是個太學生不是當權者。他本人在社會上既無鞏固的地位，在家裏又還沒有掌握經濟大權。他還年輕幼稚，受他出身階級的「教養」也還不深。因此在他身上還有著一定的熱情，還有某種程度的天真。在杜十娘真心愛他的時候，他是有可能暫時忘掉一切而真心愛杜十娘的。

「怕父親，愛十娘」，這是李甲在京坐監時的心理矛盾。這個矛盾，本質上是「封建禮教」和「突破封建禮教的束縛」兩種意識在李甲頭腦中的鬥爭。服從封建禮教犧牲愛情呢？爲了愛情而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呢？這在李甲思想上一開始就兼而有之。

李甲心裏既有這種矛盾，爲什麼在京時他還急於把十娘接出院來呢？那是因爲十娘對他太好了，他不能不爲真情所感動。當時他又有着初戀的衝動，同時他所怕的「父親」還遠在浙江，當他遭受到親友的冷落之後，他感情上只有寄託在杜十娘一人身上，從她那裏得到安慰。所以當時的環境促使他能說出「事到如今，縱然赴湯蹈火，我也要接你出院」這樣的話來。然而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。杜十娘之所以能出院，還是杜十娘自己爭取到的。

情況變了，李甲的心理狀態也隨着變了。李甲在京時，他頭腦中被「接十娘出院」問題佔據了一大半，他和妓院的矛盾是當前直接的矛盾。他雖沒有能力解決十娘出院問題，但當時他還可以爲這件事「奔跑借錢」，還能爲解決這問題而「流淚」。當時的各種條件不能不使他把思想集中在這問題上來。十娘出院後，李甲同十娘坐船回家了，於是問題又來了。跟妓院的矛盾沒有了，李甲同家庭的矛盾就成爲主要的了，成爲當前直接的矛盾了。當十娘問他：

「……這船行似箭，不久就要到家了，我想令尊大人正惱你不求上進，見你偕我而歸，倘若不能見容，不知郎君有何萬全之策？」

李甲的答覆就很含糊了：

「這個……娘子不必焦慮，就算老父不容，你我也是恩愛夫妻啊！」

這像什麼話呢！「老父不容」怎樣成爲「恩愛夫妻」呢？他一點具體辦法也沒有！

李甲的傾向性越來越明顯了，發展到遇見孫富以後，就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。聽孫富「分析」了他帶十娘回家這一行動對他個人的利害關係以後，李甲竟說出：

「哎呀！李甲呀！你、你、你只顧兒女私情，險些斷送了終身前程！好險哪，好險！」

到這時候李甲完全向舊禮教屈服了，爲了「終身前程」而可恥地叛變和出賣了自己的愛情。

本來李甲是有兩個可能的：一、李甲的父親是布政使，李甲如拋棄杜十娘，向他父親屈服，就可能藉父親的力量爬上去，日後可以在封建統治階級中佔一席之地，獲得他所謂之「前程」。二、堅持愛情，叛變自己的階級，叛變自己的家庭。而李甲是走了一條爲了個人犧牲別人的卑鄙可恥的道路。

李甲的叛變和出賣愛情，是李甲內在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。李甲的內在思想是有着社會原因的。但我們決不能因爲有社會原因而原諒了李甲。因爲從他的行動看來，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。他是個只顧自己「上昇」不顧別人死活的人。由於他是非常自私的人，那麼表現在他的性格上，也必然是動搖、怯懦、無主見、無定力的。杜十娘是怎樣死的呢？是封建的社會制度用李甲的手把杜十娘推到河裏邊去的！

根據這些認識來分析李甲，就發現舊本中的李甲，有一些精神狀態是不對的。比如在「李甲歸舟」這一場戲中，舊本中的李甲在出賣了杜十娘以後，竟是那樣理直氣壯到不可一世的態度。杜十娘對他那樣溫暖體貼，他不但無動於衷，反而越來越氣盛了！這種精神狀態不但是不合理的，而且是不可能的，也是李甲所不應該有的。因爲李甲自己知道出賣杜十娘是一件極不道德的事，是犯罪的行動。因此他的精神狀態一定是惶愧、內疚、痛苦、矛盾的。新本就是根據這個認識來處理李甲出賣杜十娘以後的精神狀態。

李甲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，也是爲人民所唾棄咒詛的形象。

六 關於孫富

當封建的社會制度通過李甲的手把杜十娘推到河裏面去的時候，孫富狠命地向杜十娘踹了一腳。孫富的出現雖然是偶然的，但在封建社會中，却有它的必然性。

孫富是個有着豐富剝削經驗的鹽商，這樣的商人爲了達到個人私慾，他可以用殘酷的手段巧取豪奪，可以用最毒辣的心腸來欺騙陷害。他想利用你和從你手裏拿到他所需要的東西時，他就八面玲瓏的屈身奉承你、恭維你。等他達到目的時，他就毫不留情的把你一脚踢開。在這種人身上找不到絲毫的良心和人性。有時他也講些所謂「仁義道德」的話，但那不過是糖衣的砒霜罷了！他爲了把杜十娘當作自己發洩獸慾的玩物，就不惜用一切卑鄙骯髒的手段來進攻自私自利而幼稚無知的李甲。只發了一支毒箭，而恰好就中在李甲的黑心上。他像貓玩老鼠似的戲弄了李甲，他略施小計，就使李甲自動的把杜十娘雙手送上了！孫富這類人是落井下石、陰謀詭計的製造者，是笑面虎，是人世間的鬼魅，是兩條腿的野獸，是披着人皮的毒蛇；而不是一般僅僅使人發笑的「丑角」。

這個人在劇中的出現，能使我們對舊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，這是一方面。而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必須知道，杜十娘即或不在瓜州投河，也可能要在浙江上吊的。即或這個孫富不出現，也可能要有其他的孫富出現的。其實李甲的父親，也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孫富。

時 地 人

間

明萬曆年間。

點

北京——瓜州。

物

杜十娘（簡稱杜）

李 甲（簡稱李）

孫 富（簡稱孫）

柳遇春（簡稱柳）

鴛 兒（簡稱鴛）

五 兒（簡稱五）

徐素素（簡稱徐）

謝月郎（簡稱謝）

酒 保（簡稱酒）

船夫甲、乙（簡稱船）

孫富家人甲、乙

第一場

(李甲上)

李

(念)一朝不見十娘面，

三日難成半句詩。

(白)小生李甲。是我前幾日在院中被鴛兒羞辱一頓，至今無顏去見十娘。那十娘久有隨我出院南歸之意，怎奈聞聽父親在家，惱我在京不求上進，我既不敢應了十娘婚姻之事，又不敢回家去見父親，困在京城，進退兩難。那十娘見我囊空手乏，情意越發的深了！這幾日十娘不見我，不知何等想念於我。我不見十娘也是心神不定，坐立不安。想我二人如膠似漆，怎顧得鴛兒羞辱、衆人恥笑，今日硬了頭皮，也要去見十娘一面。看天已過午，就此走走。(下)

第二場

(杜十娘上)

杜

(念)海枯石爛無他志，

願與李郎共白頭。

(五兒暗上)

杜 我，杜十娘。這幾日未見李公子到來，想必又是媽媽羞辱於他。五兒，有請媽媽！
五 是。(下樓向內)有請媽媽！

(鴛兒上)

鴛 (念) 定下逐客計，

正要問十娘。(上樓入室)

杜 媽媽來了，請坐。

鴛 你也坐着吧。

(五兒端茶上，下)

杜 媽媽來得甚好，孩兒正有一事要問媽媽。

鴛 什麼事呀？

杜 這幾天不見李公子到來，莫非又有人得罪他了？

鴛 噫，你說的是窮酸李甲呀？

杜 孩兒問的是李公子。

鴛 窮酸李甲。

杜 咳，李公子。

杜 李公子就李公子。我說孩子，你好好想想，咱們是幹什麼的？咱們前門送舊，後門迎新，就爲的是變着法兒的，把他們的錢裝到咱們口袋裏。你屋裏這個李甲，他是分文皆無，一住半載，我說十娘啊，十娘！咱們臭罵他一頓，把他轟出去得啦。

杜 媽媽呀！

（唱）聞聽此言氣悶悶，

叫聲媽媽你聽真。

自從李公子把院進，

櫥櫃件件對得起人。

東樓的瓦房本是李郎蓋，

西樓的擺設李郎置的也是一嶄新。

媽媽的赤金鐲也是李郎買，

李郎他又給我置下了湘綉的襖和裙。

那李郎爲咱們把金銀用盡，

才落得困京城苦受清貧。（流板）

杜 噯！我說十娘，幹咱們這行的，要一發慈悲之心，可就要吃虧呀！

杜 （唱）常言道：「人在難中拉他一把」，

我怎能翻臉無情起歹心。

鵲（冷笑）聽你這麼一說，你是想跟他啦！

杜 這個……

鵲 什麼這個那個的！既然如此，乾脆叫他拿銀子贖你出院，跟他過日子去，你看怎麼樣？

杜 此話當真？

鵲 媽媽決不虛言。

杜 但不知我身價多少？

鵲 要是別人，少說也得一千兩銀子！

杜 若是李公子呢？

鵲 念他兩手空空，只要白銀三百兩。

杜 容他幾日之限？

鵲 三日之限。

杜 想那李公子客居在外，短短三天怎能辦到？

鵲 哼，念你給他講情，那麼就容他十日之限。

杜 十日之內，若是拿出白銀三百兩——

鵲 你就隨他出院！

杜 若無白銀三百兩——

鵲 那麼，你就跟李甲一刀兩斷，把他轟出院門。